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2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308

内江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名单：

邹作圣 周昌亮 张仲莼

刘章霖 沈元加 谢 志

杨修武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 2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字数：15 万 印数 1000 册

内江日报印刷厂印制

内新出内(2005)002 号

目 录

范长江在梅园新村	范长城 王晋坤(1)
战斗的敬礼	
——在范长江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东 生(12)
徐悲鸿、郭沫若、彭德怀的故事	周德远(16)
韩文畦及其诗文	<u>张大昌</u> 许广清(26)
段正元与道德学社	任 真(37)
长留功绩在台湾	
——清代放官台湾的三位威远人	毛建威(53)
高允斌传略	<u>沈元加</u> (70)
骆成骧和他编纂的《四音辨要》	林祥武(88)
忆母亲叶庄伯二、三事	黎邦烈(93)
张大千最后的遗憾	梅晓初 王德润(96)
张大千署名爰字之我析	李文馥(98)
上海查找内江地方文献记	邹作圣(102)

粉墨春秋

——戏剧家王成康的演出活动……………王成康 蒋政伦(109)

造化在他手中

——川菜名师刘成贵的故事……………官众仆(119)

参与隆昌地、县抗美援朝宣教活动纪实

……………许祖辉 余盛渊(135)

我摄下小平视察圣灯山……………刘学如(144)

“邓公面”遐想……………杨方德(150)

我的曲折人生和难忘的怀念

……………李明洁 钟蔚懋(153)

我刻天下第一印李白诗……………李文馥(170)

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欧阳士奎……………张隐秋(175)

“桂湖澄碧”与“桂湖秋月”……………王德润(180)

内江松柏寨的旅游景观……………张隐秋 张先勇(182)

范长江在梅园新村

范长城 王晋坤

新来的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原本是几座深幽紧锁的院落，自从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后，这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庭院里的青松翠柏似乎也高兴地伸出了欢迎的臂膀，火红的石榴花在群芳争艳的季节里竞相开放！那是1946年的5月、坐落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市中心名为“梅园新村”的地方。

它像一颗在夜幕中闪闪发亮的明珠，每天都不断地吸引着中外记者、民主党派、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来采访、了解、或者探听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其中，当然也不乏国民党党报、军报的记者，甚至伪装成进步的特务分子。

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大墙外，高楼上均设有国民党军警的监视岗，沿街都有装扮成鞋

匠、三轮车夫、算命老者的游动哨。四周都潜伏着一双又一双像狼犬般的眼睛，他们在盯梢、跟踪一切所谓的可疑分子。

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追求真理的人们，梅园新村的会客厅里常常有一位穿着枣栗色中式长衫的中年人，他总是以明确的观点、生动的语言回答来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触类旁通，不时还巧妙地驳斥别有用心分子的恶意挑衅。客厅里经常回荡着豪放、乐观而又充满自信的爽朗的笑声。他，就是新来的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范长江。

早在1945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新四军华中局领导，要调当时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社长范长江以及钱俊瑞、阿英、梅益等知名人士去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且越快越好。电报称：

“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直到次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范长江于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层层包围和监视下的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亲自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单线联系，由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如今，在国共谈判处于最关键的时刻，又是恩来同志指名调他来南京，接替宋平同志出任新闻处处长（即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兼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重任在肩！为了适应国统区工作的特殊需要，他立即脱下了新四军军装，换上长衫，转道北平，于5月26日与当时参加北平军调处工作的我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一道同机飞抵南京。

从现在的许多回忆长江在梅园新村的文章中，大都有这样类似的话：“范先生总是身穿一件长袍，文质彬彬，翩翩君子……”的记载。

年轻的范长江，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新闻记者了，他与羊枣、恽

逸群、徐迈进等同志创建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几乎团结、领导了全国所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与胡愈之等协同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其影响更遍及海内外。他不仅在新闻界有很高的声誉，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界群众中都有广泛的影响，由他来担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是众望所归，当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国共谈判是紧张、艰难而又复杂的。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在两军对垒血流成河的战场上，是和平？是内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处于虎穴龙潭之中的梅园新村，便成了全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要的新闻，除国外记者招待会多由通晓英语的外交家王炳南主持外，大量的接待任务和重大新闻的发布，往往由范长江出面具体执行。

在“下关惨案”中

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南京，入夏以来，大气中的低气压几乎已经令人无法容忍，而政治上的低气压，则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6月23号，以马叙伦、雷洁琼为首的“上海和平请愿团”从上海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

清晨，上海各界人民1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火车站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他们贴标语、发宣言、高唱反战歌曲，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口号，此起彼伏。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周建人、许广平等，都亲临现场为代表壮行。

在南京的民盟总部负责人叶笃义及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等也赶往车站迎接。

范长江受周恩来指派去下关车站了解情况。

为了及时报道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新闻，长江分别电话通知

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女报人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以及《益世报》的毕群等,他们个个都是新闻战线上的一把好手。长江请他们坐上了中共代表团从“国民政府”那里接过的一辆超期服役的吉普车,迅速穿出挹江门,避开杂乱的人群,争分夺秒地向下关车站驶去。

那天,长江一反他平日穿长衫的习惯,西装革履,挺括端庄,华贵高雅,令人注目!

由于沿途受到特务破坏和阻挠,和平请愿代表团乘坐的列车到晚上七点多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是他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长江心怀疑虑,估计要出大事,急忙又将《文汇报》驻南京记者黄立文等动员到现场,以观事态的发展。

果然,当欢迎的人群拥着代表团步出站台时,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指挥、自称是“苏北难民”的数百暴徒的围攻!

德高望重的代表团团长马叙伦刚刚走出站台,被一阵无理地纠缠之后,暴徒中有人叫嚣:“姓马的,站出来!”“把共产党代表拉出来!”随着一声笛响,一个装扮成“难民”的黑大汉从角落里窜出高喊“给我打!”话音刚落,暴徒们蜂拥而上,拳打脚踢。这时,浦熙修、高集等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代表们的安全,他们东冲西闯,却无法突出特务们的层层包围。暴徒中有人拉开了嗓子大叫:“打那个女的!你民国二十六年进《新民报》的时候,我就认得你浦小姐了!”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我晓得你是《大公报》记者,你在重庆的言论就是吊儿郎当,早就该打了!”这时围在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一涌而进,狂呼乱叫,打声四起。顿时,桌椅、汽水瓶、茶杯、痰盂、木棍、一齐在空中飞腾,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被打得遍体鳞伤,高集也是头破血流,浦熙修的阴丹士林旗袍被撕破了,皮包、钢笔被抢走了,头发也被扯得一缕缕地往下掉,……。

消息传送不出去!怎么办?情况紧急,混乱中,范长江一把抓

起站台上的电话,然而,电话线早已被割断了!

长期的记者生涯,使长江练就了一身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临危不惊、应付自如的本领,此时,他断定特务没能认出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他急中生智,一面“气愤地”整理着自己笔挺的西服,一面呵斥着特务们的卑鄙行径,夹着公文包径自向军警守卫的出口大摇大摆的走去!

“如此派头,他是何许人也?”军警和那些“苏北难民”们面面相觑,将信将疑,一时也摸不着头脑,未必……?就这样,长江凭着这身当年保卫部长李克农为他购置以作应变的纯白色的高档西服,傲视群魔,突出重围,快步走向一隐蔽处,纵身跳上了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吉普车,紧急赶回中共代表团向恩来同志汇报,并立即组织更多的大批中外记者赶到惨案现场进行实地采访。

同时,作为新闻处长的范长江,他通过自己的电台连夜向延安及各解放区发报,通报这一重大事件,然后与新闻处的同志们一道奋笔疾书,看稿审稿,刻钢板,分工合作,赶制油印的《新华通讯稿》——这是当年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唯一公开的出版物,以便散发给第二天来访的中外记者和各党派民主人士。

当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邓颖超等探望受伤人士从中央医院返回梅园新村时,已近拂晓。范长江在一夜的紧张工作之后,来不及洗漱,便冒着晨雾,又与李维汉、廖承志以及邵力子、冯玉祥的代表等,赶到医院进行慰问。返回代表团驻地,长江当即将自己目睹的伤员伤势及惨案的最新动态,综合整理后,巧妙地排除国民党的空中干扰,用秘密电台陆续发往延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将下关惨案的消息向国内外进行反复播放。

延安《解放日报》不失时机的发表了题为《南京惨案》的社论,痛斥暴徒的罪行。

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了《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

电》，电文称：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惨案发生后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交抗议备忘录，提出要求惩办祸首等六点主张。舆论界纷纷抗议国民党当局继重庆“较场口惨案”后记下的又一血腥罪行。

南京《新民报》全体职员，致书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评，愤怒控诉下关暴行。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反对打人”短评；《南京人报》、《南京晚报》及《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晚报》、《文化报》等对惨案经过，均有真实报导；驻南京合众社、美联社、国际社、法国新闻处等机构，均将目击惨案的经过，及时发往海外。

《南京人报》的一篇本报记者采写的《暴行目击记》，更是引人注目，同时，在该报以“令狐畏”（本名王孚庆——笔者注）署名的《蜂刺》专栏还开了个“天窗”，偌大一块空白的版面上只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大字，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在此期间，范长江还将接见各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这些文章的题目是：《南京的歪风》、《南京谈判杂述》及《苏北问题答客问》。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种种阴谋。

范长江以辛辣、锋利的笔触，痛斥“歪风”的种种丑态，这些歪风是：一，国民党当局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骄风”；二，把美国人奉为太上皇的“奴风”；三，下关惨案中，数百名打手疯狂围殴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妇女的“打风”。文章最后说：“这些歪风不制止，中国要遭大殃，纠正这些歪风，主要只有依靠解放区。因此，保卫和建设解放区，成为目前全国最主要的工作。”

面对社会上一些人对解放区的误解而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长江不回避，不遮盖，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苏北问题答客问》，正

是以自己在苏北生活、工作四年中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驳斥了国民党宣传机器将苏北解放区描绘成黑暗地狱以制造内战借口的种种诬蔑，最后长江写道：“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独裁之争。这是全中国人民的生死问题，也是有关世界和平的一个大问题。值得全中国人民严重注意。”

由于“下关惨案”的出现，蒋管区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国民党暴行、声援人民代表的群众爱国运动。



1946年夏 范长江（左，系背带者）在梅园新村与廖承志合影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形势越来越紧张，进出梅园新村的人员中开始有人“失踪”。

眼看着谈判就要彻底破裂！

破裂，意味着代表团的撤离，而代表团撤走后，将大大削弱我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力度，南京就将失去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舆论阵地。这将是我党在宣传工作上的最大损失！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范长江抓紧一切机会与南京党的地下组织及各党派的进步人士，广泛地进行了最后的接触和部署。

当年《大刚报》的王淮冰同志回忆：“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范长江有时还不得不趁黑夜化装出访不能来梅园的各界朋友。次数多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后干脆改为白天定期约会，或在偏僻的中华门外的马祥兴回民菜馆，那里谈话方便，或在达官贵人进出的夫子庙六华春高级餐厅，那里虽容易被人注意，但有单独的包间，拉下门帘，可以畅所欲言。但每次出来，范长江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都要动许多脑筋才能把“尾巴”甩掉，由于他的勇敢机智，总是让那些狡猾的特务们为之兴叹！”

号称“办报全才”的冯英子，曾经是长江展开新闻工作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颇有名气的《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他不满当局的乌烟瘴气，执意要到苏北去开拓新的天地，但国民党为了装点门面极力想拉拢他，出高薪要他去其嫡系报纸《和平日报》担任高级经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在此关键时刻，长江立即找到冯英子，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此事十分不妥。

“你不应当拒绝！眼看我们就要撤离，南京即将成为进步舆论的真空地带，你仔细想一想，那时，国民党《和平日报》这颗印，拿在你手里好呢？还是拿在别人手里好呢？你能帮我作的事情，别人能作吗？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要走，南京这块阵地绝对不能放弃！”

接着，又找来了湖南《力报》社长严怪愚。他是第一个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长江的支持下，将汪精卫投敌叛变的消息披露出去的新闻记者，与长江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他对当前的形势十分担忧。

长江说：“忧，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斗争！与群众一起斗争！我们需要和平，一万个需要和平！中国人民苦了八年，也可以说苦了近百年，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不过这是我们一方面的愿望，万一这个‘委员长’不顾人民死活，硬要消灭我们，我们也只好拿起武器来奉陪到底了！说句老实话，要是这个‘委员长’硬要点起内战火焰，不需三年，我们便要把他赶到美国去组织流亡政府！”说罢，二人哈哈大笑！

“你又在算命了？！”

“唯物论者并不回避预测！”范长江侃侃而谈：“从民心，从士气，从国际形势，从历史发展，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的条件来推断，我们敢说这句话。”

另外，他托《益世报》驻南京记者毕群，邀请四川同乡、资中省立第六中学先后同学、《南京人报》的王孚庆——这位26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在一间小客厅里一面品茶，一面推心置腹地座谈当前形势。长江对《南京人报》在“下关惨案”报道中的明确态度予以充分

肯定,同时又说:

“你这个‘令狐畏’呀!办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不容易啊!我们既要斗争,又要学会注意保存自己,我们不希望因为太露锋芒而丢失一个阵地。”

这些话,使王孚庆倍感温暖,表示以后一定“多思索、少莽撞”,改掉自己“匹夫之勇”的毛病。后来他回忆说:“我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这还是第一次。”

王淮冰也是长江的老朋友了,长江临行前郑重地嘱咐他:“在任何情况下,你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党是会来找你们的!”他那对革命的坚强信心和乐观精神,始终鼓舞着朋友们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满怀信心,去迎接革命的胜利。

类似这样的接触还很多,他们交谈的内容,为留在南京的各界群众悄悄地广为流传,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光明!

鉴于谈判全面破裂已难避免,9月16日晚,周恩来愤然暂时退出谈判,长江又随周恩来赶往上海,来到上海思南路107号我党在沪的一个公开办事处,由于国民党反对设立此机构,因而对外的名义改为“周恩来将军私人寓所”,简称“周公馆”。

周恩来等一回到这座花园式洋房,就被特务紧紧盯上了。

修皮鞋的,登三轮的,卖香烟的,在这儿晃来晃去,马路对面的几间房子,也被特务机构强行占领,对周公馆进行日夜不停地监视。

只要周公馆的汽车一出动,特务的汽车立刻尾随紧跟。对出入周公馆的人员,特务在《监视专报》上每天都有详细记载。

9月22日周恩来对来访的联合社记者说,中国正遭遇有史以来最大之内战危机。

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再一次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指出只有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才有和平谈判的余地。

10月11日,国民党军侥幸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利令智昏,公

然片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次日，范长江在上海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身份庄重地发表申明，抗议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抗议国民党一意孤行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由此而引起长期内战的后果，国民党政府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周恩来在会上慷慨陈辞，阐述了“中间道路已不存在，现在是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的著名论断。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场决战疆场的历史性战斗已无可避免！党中央决定命长江迅速飞返延安，协助廖承志，紧急部署新华社总的战备工作。

行程匆匆，时间以分秒在计算，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长江摆脱特务的跟踪，只身去到《文汇报》等几家报社编辑部，与主持报社工作的领导人诚挚交谈代表团撤退后的有关事宜。

接着，又赶往会晤我党在上海宣传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夏衍和华岗，传达恩来同志指示，将隐藏在上海准备出《新华日报》的印刷机交由《联合晚报》创始人刘尊棋，以备一旦从南京撤退到上海恢复出版时使用。

由此，《联合晚报》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终于与《文汇报》、《新民报》同时被国民党强行查封。

几天后，长江又化装成巨商模样，身着漂亮的长衫，头戴大礼帽，去到美国新闻处的会客厅与任重等国际新闻社的朋友们秘密聚会。临别时，他恳切地告诉曾经与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在白区转入地下的新闻界朋友：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不久就要回来的，将来上海见！”



1987年春 本文作者访问梅园新村时摄于中共代表团驻地门前

几乎整夜未眠的周恩来紧紧握着长江炙热的手：“长江同志，你辛苦了，从香港到苏北、到南京、到上海，如今，清凉山上新华社的同志们又在翘首盼望着你哩！安全第一，我们延安见吧！”

面对着这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长江义无反顾，立即返回南京。行前与军调处美方代表马歇尔辞行，并洽谈撤退时的交通工具问题。谈话中，马歇尔对周恩来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你们的周恩来将军是一个很厉害的谈判者，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者，总之，是我所遇到的最能干的一个谈判者。我很敬佩他。你们要撤离，我个人感到十分遗憾！”

入夜，范长江又与接替他工作的梅益同志彻夜长谈。

屋子里，还集聚着不少与长江有着深厚战斗友谊冒险来话别送行的朋友，一向以报坛女杰著称的浦熙修此时也不无担忧地问：“你们还能回来吗？”

此言一出，更引发了长江的激烈情怀，他说：“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接着，又以低沉而又坚毅的语调、道出了一句极为平常但却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话：

“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10月16日清晨，万籁俱静，天高云淡，已是初秋的南京，空气里飘来了一丝凉意，好像世界上平静得连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

刚到南京时庭院里火红的石榴花，如今已是硕果累累，青松和翠柏也夸耀地叙述着，它们见证了新来主人的凛然正义与气贯长虹的壮志豪情，然而庭院外面却增加了数不清像狼犬般的眼睛、眼睛、眼睛！

范长江告别了在中共代表团里5个月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涯，与建国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齐燕铭及《新华日报》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30多人，乘坐军调部的十轮大卡车，在刺耳的喇叭声中，穿过战云密布的南京城，风驰电掣般地向着飞往延安方向的大教场机场绝尘而去。

战斗的敬礼

——在范长江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东 生

今天，在黄浦江畔，望着亲爱的长江，想着伟大的长江，我心如潮涌，热血沸腾！啊，长江同志，我代表曾经和你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向你，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天骄，致以战斗的敬礼！

人生就是战斗，战斗才是人生。长江同志，你的一生正是战斗的一生。1927年，四川军阀疯狂镇压学生，你被暴徒打伤昏倒在地。在为死伤一千多人的嚎哭声中，你突然从死尸堆中爬起来。你愤怒了，你觉醒了，仰天长啸：天呀，我的天呀！爱国反帝，何罪之有？不久，你就成了贺龙军长麾下的一名小兵，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被打散了，你英勇战斗，刚刚冲出重围，又身患重病，差一点被收尸人埋到坑里。在和死神的搏斗中，你胜利了！但是，前途茫茫，路在何方？为了“弄清楚谁是谁非”，你下决心博览群书，寻求真理。“九一八”的炮声，又把你“从读书中找出路”的梦中唤醒。抗日！抗日点燃了你的激情，从此出现了你“长江”的笔名。文如其人，人如其名。在你的笔下，一切如同奔腾的长江，一泻千里，浩浩荡荡，